

肖复兴：书也有平凡或不凡的命运

单地 深读

韩浩月

当一个人把自己关进书房……

我的书房很小，小到只有几个平方米，所以每当看到朋友们晒他们的大书房的时候，总是有一些羡慕，心里想的是，假若有一天，我也有那么大的书房……

目前来看，有一个大书房的可能性不太大了，北京的房价太贵，想要过一把大书房的瘾，恐怕只有到藏书家书力老师那里，徜徉一番，感慨一番，嫉妒一番，然后回到自己的小书房里，默默地读书、写字。

小书房有小书房的好处，因为藏书不多，所以该精简时得精简，能放到小书房里的书，都是精挑细选的，都是心中至爱，这就解决了想看的书迟迟找不到的问题，随便抄一本出来，都是能够打发几个小时。

小书房有好处，自然也有坏处。坏处在于，因为书房小，空间小，沙发也小，读书时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：读着读着就困了，拿着书就在书房睡着了，突然书落地，人惊醒，才想到有些稿子没能完成……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小书房太安逸，容易让人懒惰。

大书房就不一样，大书房某种程度上是客房，来了朋友，要招待喝茶，要展示藏书，要山南海北地聊，在这么一个会客的空间，总是让人有一种紧迫感——要工作，要动笔，不能太过放松，大书房是用来创造的，不是用来睡懒觉的！

书房虽小，只要有就是好的。总比没书房的读书人要强一些。要知道，在二三十年前，书房还是多么奢侈的事情，我看到许多的读书人，他们的作品都是在流浪的途中写就的，比如沈从文、黄永玉等先生，他们在写作的时候，哪里还考虑过书房的事情，在旅店，在船上，一篇篇妙文便完成了。

我在很晚的时候才有了这间小书房。从前那时候，都是一张简单的书桌摆在卧室里或者阳台上，写东西的时候，要先自关闭关半小时，把外间的声音全部屏蔽掉之后，才能进入情境。

记得有朋友过来做客，看到我阳台上杂乱无章的写作环境，感慨道：“真想不到你那十多本书是在这儿写出来的”，我把这句话当成一种表扬了。一个写作者，没有书房，就如同一名战士缺乏战车与盔甲。当然，路遥、陈忠实、贾平凹他们早期的文学创作，连一个宽敞一点的阳台也没有，甚至是趴在土炕上完成的。

当一个人把自己关进书房的时候，他的潜台词一定是这样的：不要打扰我，让我享受一段安静的时光，进书房的时候一定要敲门，这个世界那么大，就剩下一间小小书房可以容纳这颗不安定的心了……

贾平凹在他的散文里写到过有两怕，一是怕有人敲门，二是怕有人进他的书房，因为怕陌生人进来或者进了书房之后，总是忍不住眼余光四处溜达，想要卷起一本书或者一幅字画，就算不打算带走东西，一拨拨地进来漫无边际的闲扯，也会让贾平凹感到郁闷、憋气、愤怒……作家写作，最需要两种感觉，一种是安静，一种是安全感，书房恰好能提供这两者。

在没有书房的时候，最能让写作者觉得安静和有安全感的，恐怕是在洗手间里了。关上门，打开抽风机，或者拉上浴帘，整个世界就被关在了门外，这个时候读上十来分钟的书，或者发上十来分钟呆，没有人管你，没人关心你读什么，想什么，就算你嘟囔几声，别人也不大听得见，对整个人来说，这是极好的放松。

记得我在规划自己书房的时候，就出于实际的需求与综合的考虑，订制了隔音效果非常棒的门，购买了心仪的书架，摆上了觉得值得一翻再翻的好书，书架前面，放了一张柔软舒适的小沙发，电脑前坐累了，躺小沙发上翻翻书，哪怕浏览一会儿手机，都觉得心情无比愉悦。书房给人带来的享受太超值了。

在家里，当我把自己关进书房的时候，就等于发出了一个信号：“我在工作，请勿打扰”。但女儿是对此信号不管不顾的，她时常冲进进来，要么让我欣赏一幅她刚完成的画，要么送来某种她觉得美味的零食。如果不是因为写作而焦虑的话，我会把她抱坐膝头，让她看着我写字，让一个人可以如此随意地出入你的书房，这是一种至高待遇。

英国哲学家亚当·菲利普斯有一段关于书房的文字，特别值得分享，“坐在这个书桌前唯一会做的事情也就是下笔写作。当停笔时，抬头看看前方，什么也不想，忘记当下，思绪分散，无边无际地飘向远方。我一直梦想自己能在任何地方，任意房间落笔写字，而事实上，我却只有在这个房间里，才能真正写出点东西来。”

我觉得这是一种奢侈。受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特征影响，我时常要在不同的场合写作稿件，比如电影院旁的咖啡馆，比如公交车上，比如旅途中，时间久了，也习惯于用一台智能手机来完成信息搜集、稿件撰写与发送的任务。但还是觉得，真正的写作应该发生在书房里，只有在书房里，才会感到有无数大师相伴，有种无形但却有力的精神暗示，来激发一位写作者在自己的水平之内，尽可能写出好的作品。

几年前开始，有了大段的时间在书房，奔波了一二十年，书房终于成为我白天呆得最多的地方。可以这么说，我在书房的时候，就是最平静、快乐的时候，愿你也有更多的时间，呆在自己的书房里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叫《玉雕记》，发表在1978年第4期《人民文学》上，当时，我在中学当老师，是个很业余的作者。那年秋天，去中央戏剧学院上学了，大学四年，陆续写了一些作品。我直到1997年才调到《人民文学》工作。

从最熟悉的开始写

绿茶：您的写作领域很广，我看书架中您的作品上百种，涉及不同方向，是怎么做到的？

肖复兴：我主要写我熟悉的领域。我曾经一度在《新体育》杂志社，和文坛瓜葛不多，一直是文坛里的“孤魂野鬼”，还是孙犁先生说的“好”：“背靠文坛，面向写作。”孙犁先生晚年的杂文对我影响很大。他从往年的经历中，去调整和现在的勾连，去找自己的写作方向和动力，而不是按惯性去写作，为写作而写作。这也引发我的思考，我写什么？能写什么？

就像我写老北京，我选择我熟悉的。北京太大，我缩小到我熟悉的南城，所以，我写了《蓝调城南》；但是南城其实也很大，我最熟悉的就前门一带，于是，我就写八大胡同，鲜鱼口等胡同，文章被出版社看到，建议我扩展一下，于是写了《八大胡同棚架》；前门也很大，我最熟悉的是我家门前的打磨厂老街，老街也很大，最后，回到我生活的老院。我把我们老院的格局、提纲以及多年来的采访、走访资料都准备好，2016年在美国一口气写了《我们的老院》。

绿茶：看出来，您的每一个主题和系列，都有浓浓的生活经历和故事背景，怪不得您能这么顺手拈来。

肖复兴：每一个作者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，认识到这点，我们的写作就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。我每次写完一个主题，都会停下来问问自己，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写？能不能写？

于是，作为老三届，我写了一组老三届，姜德明老先生看到了，希望在他主持的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，于是，《啊，老三届》第一版就是他给出的；北大荒的生活，我更侧重描写那一代人的命运，《北大荒断简》就是这样的记录；我当过多年的中学老师，那一段生活我觉得也值得书写，《青春三部曲》《早恋》《女生日记》和《青春奏鸣曲》就是记录那段生活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我在《新体育》，去德国报道比赛，在超市里买了很多处理的唱片，很便宜。后来在北京的一个免税店买了一台当时最好的先锋音响，之后，听了十几年古典。那时候很痴迷古典，就开始在报纸写音乐专栏，这些就是后来的《音乐笔记》。这本书一版再版，后来，陆续又出版了《音乐欣赏十五讲》《春天去看肖邦》《最后的海菲兹》等。

2000年后，儿子肖铁跟我说，爸，你别老写这些，我给你拿些摇滚的唱片听听吧。儿子就给我拿了一书包摇滚唱片，老艺术摇滚、迷幻摇滚等，特别好听。我也听了很多艺术摇滚的唱片，还跟着他去五道口买打口带，后来，写摇滚的这篇文章集结成《聆听与吟唱》。

家里基本不留没用的书

绿茶：您现在的书房，是阅读史的积累吗？小时候那些书籍还在吗？

肖复兴：小时候那些书基本不在了，大部分都是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慢慢买的。我不藏书，而且随着乱扔，家里基本不留没用的书。我认真看过，对我影响大的，以及现在正在用的书我才知道。

我的书房主要有几类书。一类是古典诗词，退休之后我学习写古典诗词，这些书我收了很多。其中最常看的陆游的《剑南诗稿校注》八卷，还有是《读诗心解》上下册，这两套书我一直在看。还有一类是明清小品，这些作品和现代人的感情比较接近，短小有趣。

再就是关于老北京的书。因为我写老北京，凡是涉及此类的书，能找到的都会收。

还有一类是青少年时期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作家的书。比如巴乌斯托夫斯基，前些年出版了一套他的《一生的故事》六卷，我也是经常读，每一次读都很有启发。

我的书房里有年头的书不多，当年偷了我爸五块钱，买了《陆游诗选》《杜甫诗选》《宋词选》三本书，是少年时期的阅读记忆之一。后来，又买了一本《李白诗选》，上面的藏书章也是我自己刻的。

还有一本比较老的是郭风的《叶笛集》，1959年出版，我买的是1962年再版的，东安市场买的，一毛钱。那时候我上初二。这是少数留在现在的小时候的书。这本书，我曾带去北大荒，别的书都让人借走不还我了，这本书没人看，我就一直留到现在。所以说，书也有自己平凡或不平凡命运。

书房主人简介 | 肖复兴

北京人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。著有长篇小说、中短篇小说集、散文随笔集、理论集一百余部。近著《肖复兴文集》十卷，《肖复兴散文》四卷，《我们的老院》、《北大荒断简》等。曾获全国及北京上海文学奖，中国好书法，冰心散文奖，老舍散文奖，来自清散文奖多种。



▲肖复兴在自己的书房。

摄影：绿茶



▲肖复兴书房手绘。

绘图：罗雪村

士多德的《诗学》，一本是艾青的《诗论》，还一本是伊萨可夫斯基的《论诗的“秘密”》。他看了看书，下午拿报纸包着一包书，我打开一看，就是这三本书。那是1971年，这三本书当时在北京找都非常困难。

在北大荒时期，我主要从曹大肚子那里借书看。他当兵出身，曾是个上尉，有点钱，都买了书。但他从来不让我上他家去，借书每次都是开书单。在北大荒，因为曹大肚子，我一直有书看。临走前，我决定无论如何要上他家看看，我就直接去了。他家有个小偏房，一屋子都是书。

叶圣陶一家三代的帮助

绿茶：真是难得有这样一个，让您依然能享受到阅读。除了阅读，写作是不是您北大荒岁月排解孤独的方式？

肖复兴：的确，我就是在北大荒时期，1971年冬天真正开始写东西，一个冬天写了十篇散文，我就给叶圣陶的孙女（她跟我同龄）寄去一篇，让她帮我看看，她就把我的文章拿给她爸爸看，她爸爸叶至善原来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社长，当时从五七干校回来正赋闲在家，看了我的文章觉得写得不错，也像叶圣陶先生一样，逐字逐句帮我修改，完了让他闺女把修改稿寄回给我，同时附了一封信，信中说，你如果有其他文章，也寄来看。我于是把其他几篇都寄给叶

先生，他每篇都给我做了详细地修改。老一代编辑家真是认真。

1972年，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三十周年，各地报纸纷纷刊登文艺作品，我们农场都有搞宣传的，到处征文，听说我写东西，就跟我要了一篇。我就把叶先生修改过的文章重新抄了一份给他，他们复印了好几份，寄给黑龙江的几家报纸，没想到，这几家报纸都刊登了。这给我极大的鼓励。

这一年，《北方文学》复刊，有个叫鲁秀珍的编辑看了我的文章觉得写得不错，从哈尔滨到农场找我，当时我回北京探亲了，她给我留了一封信，提了几点修改意见。我回去后根据她的意见修改好寄给她。这篇文章就发表在复刊号第一期上。这是我正式在文学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。这篇文章叫《照相》，写北大荒的生活和友谊。

绿茶：回想您的文学生涯，觉得自己的写作受哪些作家影响比较大？

肖复兴：小时候的阅读启蒙才说了，高中之后以及后面的写作生涯，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作家有：契诃夫、屠格涅夫、罗曼·罗兰、雨果、巴乌斯托夫斯基。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，雨果的《九三年》都对我影响很大。其实，我看书不是特别多，但是我看的书都认真看。我的创作中，可能这些人的影响都有，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。

绿茶

认识肖复兴老师很多年了，当时我在报纸编副刊，经常刊发他写北京胡同的文章，也亲自走访过很多肖老师写的胡同。看文章跟亲自走的确有很大不同，你能从文字中走出来，感受历史与现场的微妙变奏。尤其前门一带，当年走的时候真正感受到浓浓南城味道，没几年，前门胡同区已彻底商业化、时尚化，好在肖老师的《蓝调城南》《八大胡同棚架》《我们的老院》等，为我们记录下了不一样的城南味道。

2017年的一天，和罗雪村兄一起在肖复兴老师家聚，后又一起去拜访高莽先生。也就是那天，我们仨商量创立“一群文画人”公号，去年2月1日，“一群文画人”上线，成员包括：肖复兴、赵薇、罗雪村、孟晓云、冯秋子和我。六个人乐此不疲地“边写边画”，2018年12月22日，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了“边写边画——屠岸、高莽逝世一周年纪念展”，同时也是“一群文画人”作品集体亮相。展览过后，肖复兴老师说自己精力不济，暂时停止公号发文，但他其实一直在执着地写画画。

再次拜访肖复兴，我们聊文学、写作和书房。肖老师的书房平静、素雅，没有所谓的善本，更多的是他认为对自己有影响、有意义、有使用价值的书，他们记录和承载了故事与人生，还包括了一百多种肖老师自己的作品。

肖老师的书房里，主要有几类书：古典诗词、明清小品，老北京的书，青少年时期阅读的书……遗憾的是，留到现在的已经不多。

今天，我们一起来到肖复兴书房，聊聊文学与阅读，以及那值得回味的往事。

初三是我文学生涯的一个起点和转折

绿茶：您的阅读启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

肖复兴：我真正的阅读从小学四年级开始，当时花一毛七分买了一本《少年文艺》（1956年第6期），这期印象最深的是刘绍棠的《瓜棚记》，之后就持续买，这本小小刊物中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：王愿坚的《小游击队员》，王路遥的《小星星》等，其中，还有一位美国作家叫叫尔兹，他有一篇小说叫《马戏团到了镇上》印象特别深。

这个小说写的是：有两个小孩，听说有一个马戏团要来到镇上演出，他们大老远从清晨出门到镇上已经中午了。一打听，看马戏要票，他们没钱，很沮丧。后来有人出主意，说一会儿马戏团来了之后，你们去帮着卸东西、干活，一人可以得一张票，等马戏团来了，这俩小孩就帮人家干活，累得够呛，但是很高兴，因为真的一人得一张票。等晚上马戏团演出开始，小丑刚一出来，这两个小孩就睡着了，因为太累了。

这篇小说印象太深刻了，觉得小说真有趣，有这出意料之外的结局。可以说，我对文学的启蒙就是从这篇小说开始的，要没这篇小说，我可能不一定走文学这条路。

从此我一直买《少年文艺》，一直买到“文革”，我买到最后一期。1956年之前的《少年文艺》都没看过，我特别想看全，后来在旧书店淘了一些，最后，去国子监首都图书馆，每周日下午都去那里看《少年文艺》，终于看全了。

中学期间，还有几个作家对我影响很大，一个是萧平，他1956年发表的《海滨的孩子》《三月雪》等，后来他出了一本短篇小说集《三月雪》我买了一本。还有一个作家叫任大霖，他有篇很小的文章叫《蟋蟀》，还有一篇叫《打猎》，又看了一篇《渡口》，都特别喜欢。

对我的阅读，最大的营养都来自小时候，那时候阅读过的书和小说印象特别深。我不太赞成读书破万卷，认真地读一个人的书或读透一类书，对人的影响和帮助可能更大。

绿茶：那您的写作启蒙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

肖复兴：初二的时候，我们学校办了一个板报叫“百花”，上面贴着一张一张稿纸，都是老师或高年级学生写的，其中有一位高二的学生叫李元强，他老在上面写“童年往事”，我觉得写得挺好，于是也开始模仿他这样写。写一点自己的生活，有点向小说靠拢的小文。

初三的时候，北京市搞了一个“少年儿童作文比赛”。我有篇作文老师觉得写得不错，就寄给了征文组委。没想到得奖了。之后，出版社要出版得奖的20篇作文，请叶圣陶作序，每篇文章叶圣陶都做了点评和修改。叶先生的修改特别详细，逐字逐句修改。修改稿教育局印了一个小册子发给老师，老师就把这个小册子给我看，说，你看看人家叶圣陶先生给你修改的，修改稿字斟句酌，对我帮助特别大。一是鼓励了我，二是看到名家怎么修改，也让我大受启发。初三毕业那年暑假，叶圣陶找我们班两个同学上他家去，这是我头一次见大作家。初三是我文学生涯的一个起点和转折。

绿茶：您很多书和文章写到北大荒时期，那时候，您还有阅读生活吗？

肖复兴：高中上的汇文中学，是个百年老校，藏书特别多。高一高二那两年读了大量的书，近代作家的作品和国外的名著，基本上都是那两年读的，可以说是我的阅读高峰。当时脑子好，精力充沛，做了很多笔记。之后我就到北大荒插队了。去北大荒时带了一箱书，但是这批带的书很快就看完了。

我有个同学在兽医站，他们站有个钉马掌的叫曹大肚子，他家有好多书，他听说我爱看书，跟我那同学说，你让肖复兴找我来。同学就来找我，我当天晚上就赶到同学那儿。曹大肚子让我开个书单，回去给我找。我就写了三本书：一本书亚里

